

〈赫德嘉的悲憫〉

深夜的聖赫德嘉女子學校靜謐而沉凝，抽去女學生們在校園內漫步嬉鬧那盈滿活力與色彩的氣氛，反倒添了抹近似人去樓空的淒涼。

但於我而言，後者是我再熟悉不過的溫度。

我是名為**紕地久雄**(きゅうち ゆう)的愚蠢男人。

受到正規教育與西洋開化思想，理應用科學的邏輯、唯物的視角看待諸事的知識份子。

但經歷過**天狗山山莊**、**食人蕎麥**、**白鷺夜驚魂**、**朔月的夢魘館**這些由真切的怪異與扭曲的人心交織成魑魅魍魎的險境後，卻成了在每次僥倖還生後寫下一紙紙的懺悔與驚懼，為餬口將之美化為異色作品投稿出版的落魄學者。

每當我發誓再也不要與任何「**異常**」多做牽扯，總會因那可悲可笑的正義感與醜陋虛榮的求知慾望，如飛蛾撲火般踏入蜘蛛的網。

明知只會越纏越緊，仍然不要命地在網中掙扎。

而此番冒險，緣起於潛藏在女學生耳語間的黑暗。

聖赫德嘉女子學校的舊校舍總會傳出咕嚕咕嚕窸窣窸窣的聲響，就好像有什麼在咀嚼吞嚥，彷彿在進食一般。

隨著時日推移，就連白日談及都會孳生出難以言喻的恐懼。

這些兒戲般的怪談在教師間開始流傳，受邀來此就任古文教師的我自然耳聞過風聲。

——而我，終於也聽見了那難以言喻的進食聲，當日下午便從校方那知曉某一女學生在校內失蹤的消息。

曾經追求著「**異常**」，卻試圖逃離的我，終究被「**異常**」反過來追上，將我捲入深淵的蛛網上。

走在昏暗的廊上，月光是這漫漫長夜中唯一的指引，但繼續前進所抵達的真相，究竟是昇華還是狂亂？

或許只有守望岔路的異國神祇才曉得，我踏上的這條不歸路是會回返人間？抑或向地獄行……

「.....師.....」

「.....師.....師.....」

「——老師！」

「哎！」

「唉呦！老師你、不要一直嘀嘀咕咕這些.....聽起來好可怕的話啦！」

身穿矢絰上衣與深色袴裙的麻花辮女學生揪緊了松崗胤人的袖子，不時緊張地扯呀扯。

「老師不是說會保護我的嗎？那就不要一直低頭寫、那個筆記？」

「呃、可是，這是老師很重要的紀錄呀.....」

松崗胤人有些苦惱於這面生女學生的纏人，但也沒辦法放著不管。

要問個為什麼的話，原因只有一個：松崗胤人是聖瑪麗亞女子學校的古文老師，就算臉盲嚴重又沒啥人情世故技能可言，在輪值巡夜時也不可能把隻身一人跑來探險卻又嚇得腿軟走不動的女學生丟在原處。

如果還要解釋堂堂一名聘用教師為什麼得做這些由工友警衛負責的事情，又得說起一切的前提。

明治末葉成立的這間女子學校歷史不算悠久，但人文氣息濃厚，教導出來的女學生個個賢淑，將教師傳授的智慧內斂於心。

而年輕活潑又聰明的女孩子們在學校這種地方群聚起來，每到夏日自然會有各式各樣消暑納涼的怪談跑出來。

像這種舊校舍系的怪談每隔兩三年就會瘋傳一遍，激起那些婚嫁以前想要留下難忘體驗的少女們爭相冒險。

於是，每隔幾年，到了舊校舍怪談崛起的時節，男性教師們便會加入工友警衛的巡邏行列中，按著日期排程值夜巡邏校園。

雖然大多數參與值夜的職員多少心懷不滿，也包含工友與警衛。（畢竟要應付心思難測又不那麼傳統的小女孩，對來到大正年間思想依然陳舊保守的老頑固來說，相當令人煩躁頭疼）

但興趣是用怪談題材來寫作的松崗凧人反倒樂此不疲，而且參加值夜還有額外的辛苦費進口袋，大大緩解落魄教師的生計困難！

……直到今晚，他真的在路上撈到了位能令知識分子煩躁頭疼的女學生。

一ノ夜：夜半的咀嚼聲與聖瑪麗亞

「不談我的筆記，這與你無關。」

松崗凧人既然能受到聖瑪麗亞女子學校的邀請，自然也不是什麼生手教師。

他推了推眼鏡，努力扳起臉，反過來問起女學生一直迴避的話題：「你到底叫什麼名字？是哪家的女兒？」

嘮嘮叨叨噤噤喳喳的女學生聽見，馬上就出聲了。

松崗凧人鬆了口氣，想著把人送回校門口，跟警衛一起總能查出什麼來，也沒有對此進一步追問的打算。

「你落在舊校舍的髮飾，不能等白天再來找嗎？」

「……我那時候有聽見老鼠的聲音……」

女學生怯弱地開口：「我怕被老鼠咬壞……那是、過身的媽媽留給我的。」

「這麼重要的東西，更應該好好保管起來吧！唉……」

松崗凧人不用看也曉得，女學生現在也只會露出雖然後悔又不以為然的神色。

要是能明白這道理，一開始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老師就先收起筆記，你也不要再鬧性子，我們快去快回。」

見女學生用力點點頭，松崗胤人遺憾地把筆記與筆收回懷中，提起擱在一旁的瓦斯燈，循著記憶，趕向深夜的舊校舍。

聖瑪麗亞女子學校，從名字就能看出來，是以天主教教義與西洋思想為出發點的教育機構。

即使大和民族對女子的要求與之多有衝突，聖瑪麗亞仍是在這些少女婚嫁前，能給予最後自由與浪漫的避風港。

踏入校門，西洋風格的花園與步道，風格大氣而厚重的磚洋房，讓這些少女能暫時忘卻被大和社會給予的種種束縛，吸收世間仍不贊同女子學習的那些知識。

松崗胤人對此沒有意見。

硬要說些什麼的話，他的感想也只有：入夜以後，和風有和風的使人懼怕，洋味有洋味的讓人恐怖。

僅僅只是建築風格的不同，就能翻新對恐懼的認知與忍耐力，人類真是有夠脆弱的。

尤其是教堂呀廟宇呀這種白天看起來很神聖的地方，要是沒有燈火就會顯得格外嚇人。

所以，當稍早一直吵吵鬧鬧的女學生，對他偷偷繞過從教堂抄近路的岔路口一事沒有作聲時，他反倒有些感激了起來。

——不過，今晚運氣之順遂，在他們剛窺見舊校舍的輪廓時，被另一盞瓦斯燈投來的照明給打斷了。

「——松崗老師？是您在那兒嗎？」

凸顯軟糯特質的細滑女聲，明明是恐怖場景的標配，在夜裡竟意外得不那麼滲人。

但心裡有鬼（想去舊校舍取材而放棄教師堅持）的松崗胤人與膽小的女學生還是繃緊肩膀、身體震了震，差點沒敢回過頭。

將視線投向另一處照明的來源，就見提著瓦斯燈的警衛，與警衛身旁那位深茶色長髮蓬鬆，身著色無地、氣質端莊的女性教師。

「麗、麗子——咳、坂部老師……」

松崗凧人硬著頭皮轉過神，不意外地看見臉上笑容愈發曖昧含蓄的同僚。

「那個、我今天值夜，所以——」

專給為女學生教授家政與禮儀舉止的坂部麗子，姿態優雅地將雙手輕覆於腰帶上，蓋在右手上的左手，小指卻不著痕跡地朝著他勾了勾，讓他意識到自己不該再說話了。

「佐藤君，能麻煩您將這位淑女送到校門口嗎？」坂部小姐側身朝向身旁的警衛，低眉順目的溫聲請求著，看著就是讓男性極為舒心的依賴。

「松崗老師更熟悉辦公室，請他幫我找到遺落的英文課教材，我們馬上就來與您會合。」

——不過，這對話不太對勁。

松崗凧人還來不及思考出個所以然，就聽見旁邊的女學生鼓起勇氣出聲打岔。

「但是、我的東西落在了舊校舍——」

「——那更遺憾了。」坂部小姐嘴角噙著微笑，嗓音依然軟糯。

可話語裡的意思卻不如聲調那般溫暖：「我記得，舊校舍在白日也是禁止進入的。」

「佐藤君，麻煩您。」

就算女學生再怎麼用眼神哀求，被看得背脊發涼的松崗凧人也只能默不作聲的看著女學生被警衛逼著帶離開。

「……我說、那個有問題吧？讓警衛跟它獨處會不會太——」

事到如今，就算松崗胤人再怎麼遲鈍，也該發現那名根本不認識學校教師的女學生大有問題——

——**砰咚！**

「咕鳴！」

還算是名健壯男性的松崗胤人整個被摔到牆邊，不僅是脖頸跟背部被抵得難受，正面傳來的壓迫感更讓他毛骨悚然。

「鳴、咳咳……等、等一下……我可以、解釋——」

「松崗呀，我已經跟你說過很~多~遍~~了吧？」

即使語氣變得輕佻不莊重，甚至有些戲謔調笑的意思，坂部小姐仍是看著端莊賢淑含蓄的可人兒。

……不提那頭莫名延長的髮，還有長髮末梢變化成鬼魅之手把松崗胤人摔上牆卡著脖子的部分，就像是對熟悉的朋友卸下心防盡情毒舌的大小姐。

「在學校裡，好奇心能不能克制一點？克制不了就乾脆給它們吃掉呀。」

「為什麼總要拖到讓我來收拾呢？難道是故意的嗎？你就這麼喜歡被英雄救美以身相許呀？」

「——你完全沒有霉運纏身就應該夾著尾巴好好過活的自覺耶！」

「——咳……我、沒有……不是……伊、伊勢崎……咳咳！咳咳咳！」

好不容易被鬆開脖子，松崗胤人只能狼狽地咳嗽不止，視線被生理性的淚水沾染得模糊不清。

一時分不清現在映入眼裡的究竟是作為坂部家病弱足不出戶的次子的伊勢崎？

還是做為坂部家長年照顧病弱兄長而嫁不出去的長女的麗子？

又或者是與人類的差距再怎麼稀少，仍歸屬於燈光無法抵達的黑暗與異常的它？

「有沒有自覺是你說了算的嗎？哼。」

伊勢崎依然頂著「坂部麗子」的面貌，一臉不快地扯了扯嘴角，但鬼魅之手一把拎起松崗凧人，分裂出來的幾束髮輕輕拍去沾上的塵沙，還順便給他摘下眼鏡用條(變化出的)毛巾抹抹臉。

「好了啦，下次輪到你值夜就跟我說一聲，我幫你應付一下。你可別再找死了！」

「哪有這麼誇張的……唔。」

——咕嚕咕嚕……窸窣窸窣……

——咕嚕咕嚕嚕嚕嚕……

——窸窣窸窣窸窣窸窣……

……聽起來讓人不安得很的古怪聲響，從舊校舍那傳來。

「……呃……」

即使如此，松崗凧人仍有些克制不住自己的衝動，眼鏡後的眼睛閃閃發光，想轉頭把目光移向聲源處——

「嗯哼？」

在聽見掌握自己生殺大權的命運聲響後，松崗凧人乖乖夾起尾巴，垂頭喪氣。

「……我請你吃消夜，走吧。」

「行，吧。」

伊勢崎一臉嫌棄地雙手抱胸，騰出手伸了三支指頭晃一晃。

「稻荷烏龍麵，再加三片豆皮！」

「如果找到的小吃攤有賣……唉……總覺得好累喔……」

無精打采的松崗先生踏著沉重而疲憊的腳步，跟著步伐輕快而閒適的坂部小姐遠去。

一ノ夜：夜半的咀嚼聲與聖瑪麗亞（完）

「——百希，那傢伙，明明看起來就不好吃的吧？」

被稱呼為「佐藤君」的警衛一點也沒介意自己沾滿噴濺出來的骨屑與血末，甚至還在對話對象把注意力轉移到自己身上後，貼心地用手刮了刮血汙集中沾起來，然後對著「百希」伸出手。

咖滋。

——咖滋咖滋……咕嚕……

「怎麼樣？還是人家精心調整的這個好吃吧。」

「……一股稻米味……」

「欸~欸？我明明放了很多肉耶！飽含全豬精華的說——」

咖滋。

——噉嚙嚙嚙.....

「伊勢崎，放棄吧。」

貌似少年的黑髮怪異，那雙猩緋的眼眸沒有焦距地凝視著前方，又或許是在凝視著遙遠的過去。

它捧起沒有一絲人味的「佐藤君」的臉，指腹輕撫，帶著溫柔的錯覺，彷彿在憐憫與「祭品」聯繫著的那一端，那頭懷抱天真妄想的愚蠢狐狸。

接著稍早吞下肚的左手，還有剛剛一口咬去的嘴唇，又吃食了那只鼻。

「我渴望著『怪異』，渴望著『養分』，你對我來說是絕佳的『食物』。」

將聽覺系統與大腦留到最後，它剝出眼球，咬碎骨骼。

「我再也不可能如你兒時那樣擁抱你。」

「——怪異『大百足』，永遠也不可能饜足。」

咖滋。